

# “瓷娃娃”王妙：“我想用生命影响生命”

本报记者杨金鑫

初雪后的中原大地，阴雨绵绵，路边的柳树已露出新芽，随风摇曳，给人希望与遐想。

29年前，王妙出生于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，出生第14天，她就被诊断患有成骨不全症，即俗称的脆骨病，也就是“瓷娃娃”。

对于“瓷娃娃”来说，哪怕是非常轻微的碰撞，也可能造成严重的骨折。王妙的妈妈回忆，印象中她小时候骨折就有30多次，有时一个月就骨折3次，一根骨头会骨折3段，这一段还没长好呢，另外一段又骨折了。

“小时候不能走路，就很羡慕别人。有一次我去奶奶家，看到那么大一片麦田的时候，我觉得好新鲜，原来麦田那么好看。”王妙说。

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让你难以想象她从来没有上过学，是她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弟弟，一点点地教她学会了拼音和普通话。

## 史铁生的《合欢树》“让我没有倒下”

22岁以前，由于病情严重，家人不敢让王妙下地走路，一米宽的床就是她生活的最大半径。不动时，疼是能忍受的；一动，就难以忍受。大多数时间，她只能躺着，即使背部都长疮流脓了，也只是靠着被子坐一会儿，然而坐久了腿又该疼了。

躺在床上的她，除了家人外，书籍成了她唯一的慰藉。不知有多少次，她躺在床上，想象着像普通人那样去生活。

平日里，爱笑，开朗，是她的标签。身边人都亲切地叫她妙妙，是什么让她如此乐观呢？

在她家的书架旁，除了课本和教辅外，还放有史铁生、路遥、毕淑敏等作家的作品，“我最喜欢的就是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《合欢树》，看了好多遍，《合欢树》写得真好，就感觉像两个人在聊天一样，聊到了我心里，让我没有倒下。路遥《平凡的世界》我也很喜欢，还有毕淑敏的书。”

几位作家温润的笔触，给了她无穷滋养。音乐也使她感知到这个世界的另一种美好，她最喜欢的是钢琴曲，编织的时候，会静静地听，仿佛时间凝固，眼前的一切艰难困苦都消失不见了。

## “瓷娃娃”成了“鹿邑的巧姑娘”

命运总会给人开启一扇窗户。“22岁的时候我做了两次大的矫正手术，慢慢可以拄拐上楼了。之后认识了几个朋友，从而知道了腾讯课堂的线上课程，才开始接触编织。”王妙一边说，一边摆弄着胸前的针线，眼神里似乎有了光，“家里前两年也装了电脑，弟弟教我学电脑，



二月二十五日，王妙在录制编织课程

本报记者杨金鑫摄

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，童年经历了数十次骨折……“90后”王妙不但没有成为一些人眼中的“废人”，反而通过互联网自学编织技能，不仅作品在当地和线上热卖，还带动了上百名留守妇女共同创业，在线授课也惠及千人。

“我要掌舵自己的命运。”王妙的事迹让人感动，从“瓷娃娃”到“巧姑娘”，没有人知道这个过程中她付出了多少艰辛。“从早上五点一直学到夜里十一二点。”正是这种倔强的信念，让她

看编织课。网上学编织真挺好的，有些问题自己看书弄不明白，一看视频就懂了。”

在网上，王妙看到了另一个世界。学习编织网课时，她的劲儿很足，从早上五点一直学到夜里十一二点。“学习的过程比较辛苦，每天只睡四五

## ■记者手记

### 愿更多梦想能插上翅膀

一步步站了起来。

如果说阅读和音乐帮助她感知世界的另一种美好，在线教育则为她的希望插上了高飞的翅膀。通过在线教育，王妙掌握了新的技能，并不断发扬光大。

如此一来，生命的宽度和厚度都得到了

## 拓展

生活中肯定有许许多多跟她有类似经历的人，在乡村振兴的路上，“王妙”们没有被忽视。

从王妙的故事中，我们见证了互联网带来的巨大改变。在线技能学习，突破了时空限制，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跨时空、低成本、高效率地传播到有需要的人手中，让职业教育普惠成为可能。

王妙能做到，我们相信，很多人也可以做到。

目，她也成了人们口中的“鹿邑的巧姑娘”。

“新乡的一位学员，跟我远程学会了做蘑菇包，特别好看，卖出去了十多个，她也把自己微信名改成了蘑菇包，哈哈！”说着说着，王妙的嘴角禁不住扬了起来。

蘑菇包，顾名思义，造型来自蘑菇。蘑菇的生命力极其顽强，它孤独，生存环境恶劣，却顽强地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美丽。

王妙的故事，也感动了她的学员。有个女孩因为产后抑郁，对生活失去希望，直到遇到王妙，“真的，有什么过不去的呢？”

## 从“学生”到“老师”传递生命的希望

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从“学生”转型为“老师”的王妙，依靠互联网的涓涓滴流，传递着生命的希望。她对记者说，她想用生命影响生命。

“成名”后的王妙，她开始在网络上录制和上传编织课程。她说：“我全都免费教，从来没想过收钱，我学的时候也没交钱。”

如今的王妙已经有了自己的编织团队，成员有100多人，线上线下成员大部分都是农村的留守妈妈。

记者在腾讯课堂里搜索王妙，出现“钩针编织——蘑菇小包”“钩针编织——亮片抱枕”“钩针帽子——小狗帽”3门课程，都是免费的，报名人数超过了1000人。

天津市潮汐济困中心主任、“潮汐计划”公益项目发起人关超说，把课程搬到线上的腾讯课堂，让像王妙这样的残障姑娘，足不出户就可以学一门手艺。他还透露：“王妙现在的线上课程里，还有很多全国各地的病友。”

希望，通过互联网在不断传递。

在王妙的工作室里，摆着编织的各色康乃馨和玫瑰花，她回忆起曾经在街上卖玫瑰花的场景，“有一天下雨了，我们慢慢往回走，走着走着，从雨中跑过来两个人，还买了两朵玫瑰花，临走还朝我们摆了摆手。”

“他们帮了我，我在线上教课，也能帮助跟我一样的病友，想想我就开心。”王妙说。

王妙的爱人平日里比较沉默，但却给了她最大的支持。在爱人看来，她每天要教学生、录课，这么辛苦，但只要她喜欢，就支持。“十里八乡，像她这么对生活乐观的女孩子不多。”

王妙的朋友圈里，“分享手工分享美”是她的标签，此外还有很多她与家人在一起的照片，背景是海边的沙滩，让人想到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的诗句。

歌曲《心中的玫瑰》这样唱道：“在我心灵的深处，开着一朵玫瑰。我用生命的泉水，把它灌溉栽培。”王妙就是这样一位女孩，选择用生命的泉水，灌溉心中的玫瑰，用手中的针线，编织未来的希望。

# 投身乡村振兴，“村嫂”们走上人生“C位”

本报记者姜刚、吴慧珺、曹力

曾经，她们被戏称为农村留守“386199部队”中的一员，被遗忘在乡村的角落。

如今，她们从厨房“小灶台”走向乡村振兴“大舞台”，成了乡村干部的好帮手、乡亲们的贴心人，活出了精彩人生。

在安徽省劳务输出大县——阜阳市颍上县，这些被称为“村嫂”的农村妇女，用进家门、拉家常、帮家务的方式，宣传政策法规、改善村庄环境、化解矛盾纠纷，柔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，为乡村振兴汇聚了力量。

## 乡亲们的“闺女”

54岁的葛兴敏穿着一件红马甲，骑着一辆“小电驴”，穿梭在赛涧回族乡赛涧村的各家各户。而双目失明的孤寡老人王明亮家，是她每天都要打卡的地方。

年逾古稀的王明亮，终其一生，都在寻找光明。随着“村嫂”葛兴敏的到来，他才真切地感受到光明生活的样子。“我眼睛看不见，但心里亮堂的很，娃就跟闺女一样。”王明亮说，娃过年到家里包饺子、贴春联，又是送米又是送油的，心里过意不去啊。

生活中的葛兴敏很细心，用过老人家的锅碗瓢盆、洗过的衣服，她都放回原处。看到老人家有什么障碍物，她也及时清理掉，避免老人跌倒。

颍上县是劳务输出大县，全县179万人口中有54万人常年在外务工。大量农村妇女留守儿童家中，照顾老人和孩子。过去，东家长西家短是这个群体茶余饭后最大的谈资。

“时代在进步，农村女性渴望有更多的机会展示自我，实现人生价值。”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颍上县委书记黄琦说，盘活农村留守女性这一资源，可以有效增加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力量。

在试点基础上，2020年6月，颍上县成立“村嫂”理事会。截至目前，全县共选出4322名“村嫂”，覆盖全县所有村居。

孙有昌是一位孤寡老人，守着门前的菜园子过生活。2020年底，他也多了一位闺女，这闺女便是西三十铺镇洪单村“村嫂”高瑞梅。

对孙有昌来说，有了一个闺女，意味着渴了有水、病了有药。孙有昌独居，患有高血压、高

血糖等疾病，常年靠吃药维持。过去，他最担心的就是没有药了，住的离镇上还有十几里路，走过去得花上几个小时不说，身体也吃不消。

这一切，高瑞梅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“我去一趟，都要看看药瓶和水缸是不是空了。”高瑞梅说，要是没有药，不管多晚她都去镇上买回来，要是没有水，就叫着爱人把水缸挑满。

## 留守儿童的“妈妈”

4岁那年，刘静的父母便外出打工，12岁的她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了8年。

赛涧回族乡八里垛村“村嫂”葛兴兰的到来，改变了刘静的生活。过去的她沉迷于玩手机，作业拖沓，爷爷奶奶也管不住。而现在，她每天一放学便做完作业，然后跟着葛兴兰学跳舞。

“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不在身边，久而久之，娃娃们的性格就孤僻，不愿意与人交往了。”葛兴兰说，她当上“村嫂”后，第一件事便把25个留守儿童组织起来，成立了八里垛少儿英才舞蹈队。

如今，刘静每天放学后，已经习惯了去找葛兴兰妈妈报到，在她的内心深处，有一个地方是留给这位“村嫂”的。

“村民们的认可，是‘村嫂’们最欣慰的事。”颍上县妇联主席张燕说，有的“村嫂”为留守儿童和远方父母举办“云上”联欢会，孩子们的表演让身在远方的父母既感动又感激。

在颍上县，和刘静一样，父母外出务工，跟着老人留守在家的娃娃有27000多人。

在西三十铺镇洪单村，曾当过幼儿园老师的陈颖，对17位留守儿童格外照顾。给孩子补课、辅导作业，成了她的“必修课”。在她的照管下，放学后就看电视的孩子少了，主动做作业的多了。

当上“村嫂”后，陈颖建了便民服务微信群，外出务工的父母有什么难题，或者想给孩子买东西，她都尽力帮忙。每逢周末，她还到孩子家里，用自己的手机让孩子跟父母“视频连线”。“大家这么信任我，我不能辜负了大家的期望。”陈颖说。

## 传递新风的“姐妹”

虽然事情过去半年了，但方文玲回想起来



3月3日，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王岗镇王岗社区“村嫂”郑静静（左三）为小朋友宣传校园安全知识。  
本报记者黄博涵摄

仍心有余悸。

2020年10月，王岗镇金塘村“村嫂”方文玲刚上任没几天，就遇到麻烦事：村民唐心善因为土地问题和邻居吵架，眼看着就要动手了。

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方文玲赶紧找到唐心善，原来唐心善家的油菜地被邻居“霸占”，种上了蚕豆。安抚住唐心善后，方文玲相继找来了老党员、老会计等六七个证人，来来回回跑了十多趟，矛盾纠纷才得以化解。

婆媳矛盾、妯娌不和、夫妻打架……方文玲掰着手指说，半年来，她成功调解了六七次矛盾。“最短的3天，最长的1个多月，调解不能急。”她说，只要将心比心，天下没有解不开的结。

在颍上县，“村嫂”们发挥女性独特优势，主动走进农户家中，通过拉家常、讲道理，用

热心、耐心、暖心感化坚冰、软化矛盾。截至目前，全县“村嫂”成功参与调解矛盾纠纷1291件。

除了当好矛盾纠纷“调解员”外，“村嫂”们还承担着政策法规“宣传员”、村居环境“监督员”、乡风文明“引领员”、村居治理“信息员”、扶弱济困“服务员”等职责。

走在乡村田间，村嫂的红马甲成了最亮丽的一抹色彩。

婚丧嫁娶大操大办，曾困扰着不少农村群众。“村嫂”们便带头移风易俗，倡导勤俭节约，推行新事新办，引导村民拒绝天价彩礼。

大年初五，赛涧回族乡八里垛村村民李培潮给孙子办了婚宴。

与以往喧闹的婚宴相比，这场婚宴特别简单。在了解到婚宴的消息后，“村嫂”烧中

华多次登门：“疫情防控要紧，人员不能聚集”“喜事新办，还能节约开支”……

“在以前办婚宴，七大姑八大姨要办20桌。”李培潮说，“听了‘村嫂’的劝，这次婚宴只办了3桌。”

## 展现出彩的“自己”

“村嫂”，这个在颍上县家喻户晓的“新职业”，是一个又一个她，用眼泪、用双手、用脚步丈量出来的。这一过程中，她们被人误解为推销产品的，有人被其他村民讽刺……

“年前排查返乡人员时，遇到一些冷眼相对的，甚至还有讽刺，心里有些难过，但是在微信群里大家都相互鼓励，继续前行。”24岁的郑静静在日记中写道。作为全县最年轻的“村嫂”，郑静静正努力适应这一角色。

赛涧回族乡的“90后”“村嫂”王志伟也有同样困扰。“刚开始总有人在背后戳脊梁骨，说我一个外乡人，年纪又这么轻，凭什么就能当‘村嫂’。”王志伟说着，眼泪溢出了眼眶。

“‘村嫂’不是官，是给大家做服务的，是讲奉献的。”她怀揣着简单的想法，或到瘫痪在床的村民家帮洗衣服，或是挨家挨户宣传政策，慢慢赢得了村民信赖。走在村里，大爷大妈都唤她到屋里坐坐。

“干得带劲！”王志伟说，以前农村妇女是被忽视的群体，从未感觉到有这么大的价值。

程新芳是一位特殊的“村嫂”，丈夫因病瘫痪在床，还要照顾儿子。她也曾被误会：“这样的家庭，能当‘村嫂’吗？”

事实胜于雄辩。作为村嫂的程新芳，忙完了农活，就去村里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看看，动手帮着村民打扫卫生，整理庭院。

“每天晚上睡前我都告诉自己，程新芳，村里人需要你。”程新芳说，当了“村嫂”后，她更理解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
“女性具有善良、付出、大爱的特点，有了‘村嫂’理事会这个平台，她们一下子就被唤醒了，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一支重要力量。”黄琦说，在帮助他人的同时，她们也收获了人生出彩的“自己”。

（参与采写：刘方强、黄博涵）